

# 又多看了一年的花儿

□金培瑞



我养花在业界是出了“名儿”的，好像大家都知道我爱养花。

最近几年，我养了好多长寿花。原来是不知叫这个名字的，它是我从一家酒店里掐来的。一开始，我也不知咋养，那个时候还不知道微信扫一扫功能，我就稀里糊涂地养，到后来漫无边际地养，这个过程我很享受。

那年，有朋友邀约，去城东一条街的一家酒店里小酌。酒足饭饱，在酒店大厅里，我被窗台上那盆开得正盛的花儿吸引住了。那花儿竟然一嘟噜一嘟噜地开，花朵不是很大，但很密。一盆中有好几株，粉的一株，红的一株，黄的一株。根茎的株是分开的，上面的就全拢在一起了。看那朵朵花儿，你拥着我，我簇着你，伴着兴致地开。

吧台经理是位女性，看上去挺温柔的模样。她好似看出了我的心思，这位先生，我看你常来，你对花儿有兴趣啊。我随口附和，她若有所思地说，这花儿呢叫长寿花儿，挺好养的。我用眼又瞟了一眼那花儿，要不我整俩枝儿回去养养？她很高兴，随口说出一句，我给你掐几枝吧。不一会儿工夫，她竟手捧着三枝长寿花放到我手上。

其实要这三枝花，也是为了母亲。自从父亲病逝以后，母亲的心情不是十分地好。那个时候母亲同父亲一样，也是95岁。妻去了石家庄给女儿看孩子，我在家陪母亲，两地分居的生活也渐渐地习惯了。老母亲也没啥爱好，我就寻思着给她养上几盆花儿，尤其这种叫长寿的花儿。母亲从一楼搬上了相邻的四楼。我有自己的打算，冬天的冷，任何老人都抵挡不了的。我让母亲搬上四楼，就是想让她只在室内走走，不再遭受外面的风冷和霜冻。何况在一楼时天天在外“放风”的邻

居老人都走得差不多了，只剩下母亲，还有一个不能出门的王老太太。来到四楼的母亲自觉寂寞，我用什么来疏解她心中的不悦？于是我就想到了这种与长寿相关的花儿。

又养了几年，长寿花也由原来的三株到现在的几十株，让我分养在几个花盆儿里，为此我还网购了不下十个花盆儿，都是那种陶的、瓷的，还有带图案的，甚是漂亮精致。不同颜色的花儿我都分

着养，但会隔开放，交叉放着的花儿更显五彩缤纷。其实这种花的花期也够长的，只是在入冬以后才会开，大约能开三四个月，逐朵逐朵地开，逐层逐层地开，由下往上，上下交错，左右穿插，很富立体感。从远处看，就是一道花的屏障。母亲站在花前，赏每朵花开的过程，享受着晚年美好的时光。

处于期颐之年的母亲，情绪自然会出现一些波动。一位位老人的相继离

世，给她的心灵蒙上了一层阴影，有一天竟泪眼婆娑起来：我不行了，活着还有啥意思？突然间，我也感到了一股失落，母亲的拳拳之心，我是深深感知得到的。母亲儿女一大帮，还感觉到晚年的惆怅，也许我到这岁数，心情也会如此吧。

上有老下有小的我自知肩上担子的沉重。我将前窗帘拉上，打开室内的灯光，就让这束柔柔的灯光散射到这一排长寿花上。我对母亲说，娘，你看看，这些花儿开得多盛。躺在床上母亲眼睛开合了一下，看这有啥用？我都快要离开这个世界的人了。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了，我将那个最小的花盆搬到母亲面前，你看，这盆儿是我刚扦插好的，这株这么小，就五六个叶儿，看这上面几朵大红的，花儿虽小，开得可好看了呢。母亲的眼睛突然亮了起来，好似看到了生命的奇迹。

还没到一百岁生日，母亲就又催促我，又是施肥又是浇水的，看来她对这些花儿的期待又高了起来。母亲冲我笑笑，儿子，多好的日子啊，我不考虑别的了，原来我老想着法子不活着了，想想这种想法又是多么的蠢。今年，我又看了一年的花儿。有这些花儿陪伴，有你的孝顺，我的晚年还不知比我同龄的人好上多少倍呢。

金培瑞

中国工艺美术家协会、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、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、《诗刊社》诗歌研究中心会员，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，出版图书10余部。

# 三园

□吕景顺



伺候完菜园里绿绿的韭菜苗、青青的黄瓜秧，又浇了一遍花园里的牡丹、滴水观音，抬头再看到硕果累累的杏树、葡萄树时，已经接近上午十点，这基本上是我退休后上午的固定安排。多年来，我既不好琴棋书画，也疏于外出旅游，只是陶醉于自己的菜园、果园、花园。

“三园”生活，享受着亲情菜、幸福果、开心花的小日子，也似陶公怡然自得。

当初搬家时，我选择住一楼，除了行动方便些，其实更钟情有个自己的小院，也就是后来的“三园”空间。三园中，经营时间最长、管理最多的是菜园。从搬家时，就从小院中开辟出了两畦地，当初只是应季种些豆角、丝瓜之类。现在的小菜园已经大变样了，一开春，就种上了地膜黄瓜，头茬韭菜，清明节前后就能吃了，而小葱、油菜更是随吃随有。特别是前几年，老友孙建文给我送来几个冬瓜籽，实在找不到地，就在南房边下种上了，结果秧爬上了小房，后来是冬瓜满房顶。我站在阳台上数有多少冬瓜，摘瓜时，收获了二十二个，最大的一个竟然是抬下来的，一称二十三公斤，那个高兴啊。孩子们分着拿走，又给邻居送一个。

菜园里的菜新鲜，不打农药。实际我自己也吃不了多少，更多的是供给儿女、孙子、孙女们，他们连吃带捎。我给我的菜叫亲情菜。

我的果园，可以说是不经意间形成的，最初只有一棵石榴树。从交河搬家到泊头，当时石榴刚挂果，而且特别甜，舍不得送人，于是就移栽在院子一

角，说来现在树龄已近三十岁。虽说有大小年，但年年挂果，年年收获。而葡萄树的种植纯属偶然，在石榴树旁边自然长出一株小苗，我一看到就喜欢上了，精心管理，倍加呵护。一次，小儿子收拾院子不小心碰到树苗，我心疼得厉害，很认真地批了他一通。我的葡萄树每年都特别争气，果结得非常多。特别是今年，我没事就数有多少枝，现在都数不过来了，实际上我种出的葡萄颜色挺一般的，但吃到

嘴中，可就不一样了，味正香甜，回味无穷，谁吃谁夸。还有一棵香椿树，叶嫩味香，因长在小院外，小区内邻居路过时，我都要招呼下，掐上两枝，拌个豆腐，炒个鸡蛋。杏树也是天然的小苗，现在也有五六年了，去年开始挂果。我最稀罕的，就是门前的樱桃树了。俗语说，樱桃好吃树难栽，如今小苗已经长成根深叶茂花香果密的大树，特别是到了收获季节，看到满树那红红的小樱桃时，心中美滋滋的

感觉别提多好了。周末叫来孩子们，一起采摘，共同享受我的劳动成果。孩子们边摘果，边夸我；边吃果，边叫着爷爷、老爷爷。这难道不是我的幸福果？

花园，就更是全家福的图景了。冬季时满屋芬芳，天气回暖，就是满院花香了。开始，家中只有几盆吊兰，后来孩子们一盆盆往家中带，玉树、芦荟、滴水观音、幸福树、剑兰等。去年秋季又带来两盆牡丹，今年春季全开了，一盆红花，一盆白花，谁见到谁夸漂亮。不经意间，已经有四十六盆了，俨然一个小花园。孩子们都说自己管不好，让我代管，实际上不就是让我这个老爷子乐和吗，我当然是照单全收。美化环境，净化空气，陶冶情操，我何乐而不为？到了夏天，蚊子叮咬皮肤肿胀之类的，我的两盆芦荟派上了用场，用芦荟擦几次就消肿止痒。我将偏方分享给大家，为人服务，我能不开心吗？这就是开心花了。

今年，我已经九十有二了，身体健康，头脑清楚，原来还戴老花镜，近几年不知不觉中，竟然摘了眼镜也可以看书看报了。我想，这一切，是“三园”的功劳。

吕景顺

吕景顺，1933年出生，沧州市作家协会会员。曾在《燕赵都市报》《沧州日报》《沧州晚报》《衡水日报》等报刊发表多篇文章。